

故說般若波羅密多咒，即說咒曰：揭諦，揭諦，波羅揭諦，波羅僧揭謁諦，菩提薩婆訶。

這一段直接說成，「所以我們誦說般若波羅密多咒，就這樣誦著：揭諦揭諦，波羅揭諦，波羅僧揭謁諦，菩提薩婆訶。」
ga te ga te, pra ga te, pra
sam ga te, buddhi Sva Sva ha

對於「咒」來說，懂梵文只是知道它表面的意思，其「威力」和「秘密」則是



凡夫或二乘聖人所不能完全體會的，玄奘法師不翻記它，把它列入「五不翻」的條件中，所以，「照理」最好不要翻譯出來，但是，有的書籍還是把它翻譯了。（揭諦，度超脫妄執；波羅，彼岸；僧，總、全部、徹底；菩提，覺；薩婆訶，圓通、圓滿。）



□編輯：L、K、Y
□整理：楊淑美 廖慧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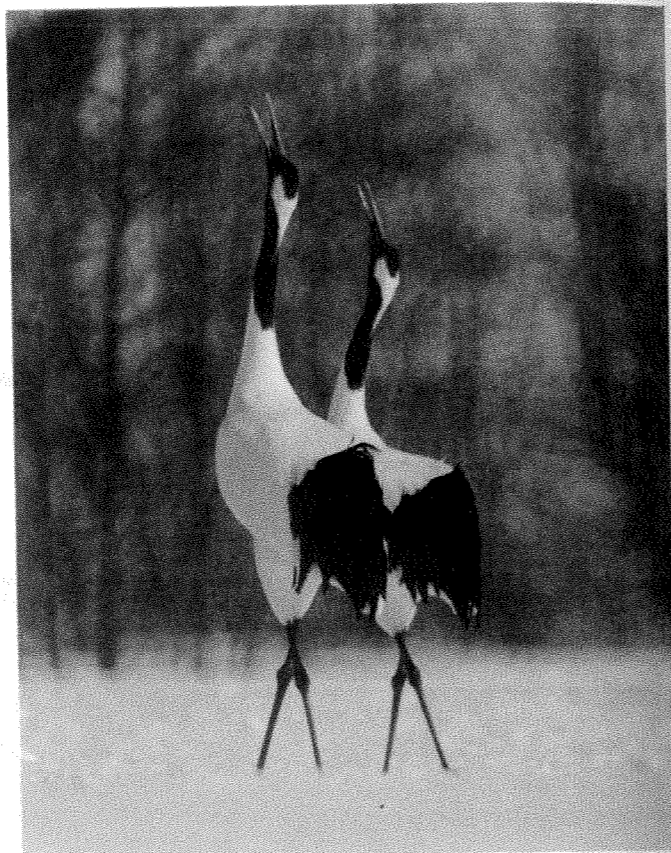
(一) 鳥

要不是鳥籠
使原野瘦了
翅膀怎麼會想自己
是天空的兩扇門
眼睛也不會望成
窗戶的风景

(二) 單身漢

門已鎖上
他仍摸不清是在門內
還是在門外
巷子走出大街
大街走向巷子
他把週末走成一個漩渦
非把自己空出來不可
手與鑰匙搶著去開那把鎖
打開門
也打開自己
是進去 是出來
都錯如用玻璃來隔離看見
反正天空已被雙目釘在天花板上
那條河也死到湖裏去
眼睛較那支煙往灰燼裏走還靜
他的影子一忍受不了
便叫成懸崖上的斷石

羅門



(羅門的「靈視系統基於個人的三之世界觀。第一自然，……，亦即浪漫主義所嚮往的自然，第二自然，……，亦即古與主義用以肯定人定勝天價值觀的世界，……，第一自然與第二自然為詩人的素材；而作為模擬藝術的詩，所呈現的便是第三自然。」有關資料可參閱「分析羅門的一首都市詩」(張漢良)及「羅門自選集」)

秋燼
蒼涼的天空
珠寶商們的天空
被勒在劍鋒和刀刃上的天空
掌紋上的天空，僅僅
只屬於天空的天空
還有這滿庭的菊
以及火光中的樹
炸裂成的
以及
被釘死的
以及
星。
噢！列著隊伍的
全部向著時空眺望吧
並且屏住呼吸
生命原是遙遠遙遠的伸展
而影子與影子的陰影們擱在窗前



(心象 (image) 是指人們對過去知覺經驗的事象，在心底留下的形象，所喚起的再現，而印象 (impression) 則起於人類的感官對外界事物直覺感受所得的一種形象。本詩作者用聯想的快門，把心象與印象「同一時刻」捕捉，再用「菊花成熟」與「秋天凋殘」兩者的瞬間凝聚，遂將美的畫面——「秋燼」整個曬洗出來。)

林文英被拘遺詩

七月議員半生死、維持國事講和平、
而後及今皆已矣、只因黨禍不平鳴。
兄弟閨牆皆如是、強隣虎視不心驚、
黑幕之中難達白、叮嚀寄語吾南溟。

林文英臨刑遺詩

溘然長逝去悠悠、竟把頭顱換自由、
吾不負人人負我、願將鐵血灌神州。

（林文英先生，字格蘭，瓊州文昌人，壯年游學東瀛，曾隨中山先生往南洋群島各地演講，勞瘁盡至，民國二年，被選為國會議員，公直招當道忌，後為陳世華、陳子楷，誣以新組圖瓊機關，非法逮捕，僅二日，即行槍決，從容就義，毫無怖色，志業十餘年，為國奔波，至此止矣，死年四十有二，一革命先烈先進詩文選集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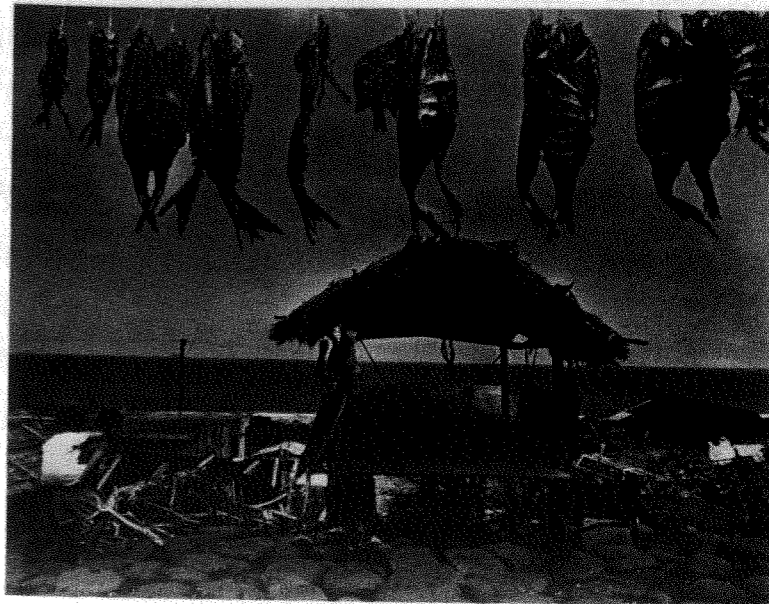
野鹿的肩膀印有不可磨滅的小痣 和其他許多許多肩膀一樣 眼前相思樹的花蕾遍地黃黃 黃黃的黃昏逐漸接近了 但那老頑固的夕陽想再灼灼反射一次峰巒的青春 而玉山的山脈仍是那麼華麗嚴然 這已不是暫時的橫臥 脆弱的野鹿抬頭仰望玉山 看看肩膀的小痣 小痣的創傷裂開一柔艷紅的牡丹花了

血噴出來 以回憶的速度 讓野鹿領略了一切 由於結局逐漸垂下的慢幕 獵人尖箭的威脅已淡薄

很快地 血色的晚霞佈滿了遙遠的回憶 野鹿習性的諦念 品嚐著死亡瞬前的靜寂 而追想就是永恒那麼一回事 嘿 那阿眉族的祖先 曾經擁有七個太陽 你想想七個太陽怎不燒壞了黃褐皮膚的愛情 誰都在嘆息多餘的權威貽害了慾望的豐收 於是阿眉族的祖宗們曾經組隊打獵去了呢 涉險涉水打獵太陽去了呢 一血又噴出來

艷紅而純潔的擴大了牡丹花—現在 只存一個太陽 現在 許多意志 許多愛情 屬於荒野的冷漠 在冷漠的現實中 野鹿肩膀的血絲不斷地流著 不斷地痠攣著 野鹿却未曾想過咒罵的怨言 而創口逐漸喪失疼痛 曾灼熱的光線 放射無盡煩惱的感哀 那些感哀的故事已經遼遠。

野鹿橫臥的崗上已是一片死寂和幽暗 美麗而廣潤的林野是永遠屬於死了的 野鹿那麼想 那麼想著 那朦朧的瞳膜已映不著霸佔山野的那些猙獰的面孔了 映不著夥伴們互爭雌鹿的愛情了 哦 愛情 愛情在歡樂的疲憊之後昏昏睡去 睡……去……



詩的自剖 我怎樣寫「野鹿」這首詩

醞釀在心裡已久的一種不可捉摸的思想，經過一段時間的磨鍊之後，就逐漸形成一則較為具體的詩底主題。而詩的主題不外就是在自己周圍的事物或經驗中，發現了特殊意義的事象。

「野鹿」是從自己的經驗中發現素材，以『擬似故事』的構造寫成。乍見似具現實性的外殼，但實際是想像性的一場情景。在這種非現實性的故事裡，我發現與自己的經驗有所相同的感觸。可以說這是自己經驗的再發現的詩。並且意圖把自己的經驗推展更普遍，更一般性的經驗。

「野鹿」並無難懂的地方。是描寫一隻野鹿受過傷，於臨終前沉入回憶的安靜。這些情景似乎每一位讀者都可以領略，很容易了解。但事實上野鹿並非這首詩的主題。我認為臨終前的安靜是極為寶貴的情緒。配以追憶與現實的對比，要表現現實的苛刻與憧憬的美鮮明的兩面，並以生命的葛藤與大自然的對比，要強調生命的哀愁和貫串在其中一絲無可奈何的宿命。

死並不是可怕的。但我父親於去（五四）年五月二十一日逝世。我侍候在他臨終床前，眼看他爲了癌細胞的毒發而痛苦掙扎了一個晚上，感到掌握人的生死之神實在太殘忍了。當時那無限的悲哀，使我想給父親改換了一則安靜而美的，我所憧憬的臨終場面。這是寫這一首詩的直接動機之一。

我出生於南投縣名間鄉的山頂，是八卦山脈的南端。在那山頂的地方，每天仰望著遙遠的玉山，渡過我底少年時代。黎明以及黃昏時的玉山形成優雅美麗的線條，展示著永遠的青春。

少年像琥珀色的玉山

直奔上去

在那兒 光的微粒捲渦逆流

玉山與我是那麼親近。是我理想的象徵。野鹿在臨終時仍抬頭仰望玉山的青春。是表示生命至最后的牧場尚不失去理想的堅強意志。而野鹿的生命，猶如人在這文明發達的社會裡，常受到mechanism 的恐怖的生命，那樣脆弱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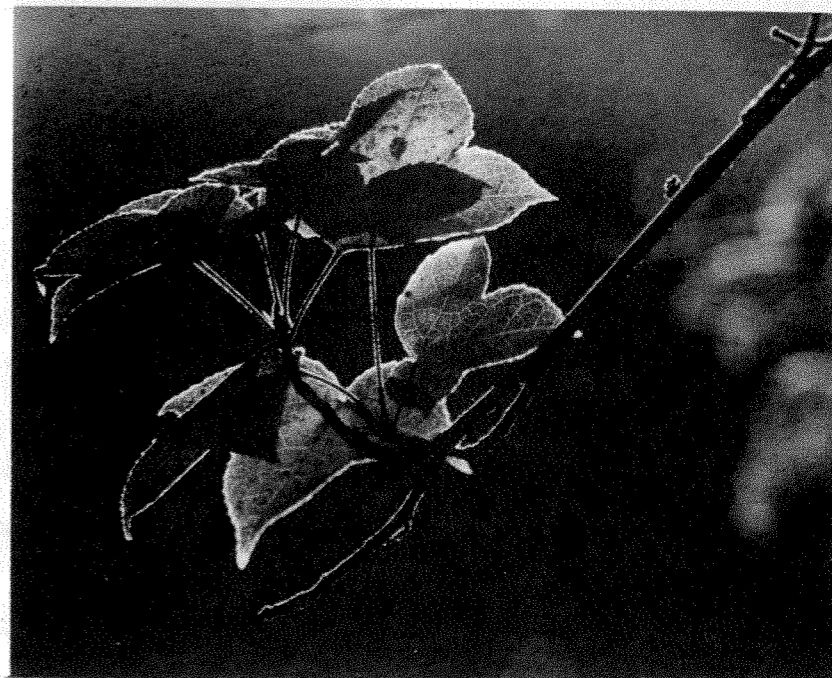
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我被日本軍閥徵召出征到南洋帝汶山島去服役，帝汶山的人口稀疏，所住的土人仍過著原始的生活。男女都裸著上半身當日本軍的苦工。日本軍詐騙那些原住土人說：「日本是太陽國，你們若反抗太陽，眼睛會瞎，所有的愛會被燒焦得比你們的黑褐皮膚還黑。」腦筋簡單的土人們信以爲真，在近代化的軍隊裝備牽制下，毫不敢謀反。但爲了役使他們，發出命令的部隊各階長官太多了。土人們便慨嘆地說：「那麼多的太陽……」。而我，在日本軍隊裡的一個不是日本人的我，深深了解土人們的苦衷。那些過多權威的太陽，使我聯想了阿眉族神話裡的故事。那有趣的故事。

當時帝汶山的日本軍已失去本國的支援。缺乏糧秣。不得不開始「現地自活」的方法，就地從事種植採取糧食。有些士兵被派進入原始森林裡打獵。密林裡野鹿特別多。平均二三天就有一隻野鹿被打死，放於部隊的廣場。那從肩膀流著血死去的野鹿，我看得太多了。而覺得同樣一個生命，人與野鹿的死有何差別？被一張召集令征召來戰地的我底生命，又豈不是很脆弱的嗎？強與弱，豈祇是立場的

不同而已嗎？

這些故事，這些事實，佔據了我追憶的大部份，印象太深了。所以我把這些經驗編織「野鹿」詩。或許，讀者會覺得我所用的手法過於單調、欠真摯、有些含糊。但我是儘量在野鹿的 image 上重疊著自己的影子，想造成 double image 的效果，

以經驗的事象做樞軸而發展的想像力，希望讀者攝取強烈的共感。成功與否，或詩的暗喻，詩的標的，祇請讀者體會批評。但願人生的最後，脆弱的生命的死，能得到如「野鹿」的死那樣安靜和優美而已。



（「野鹿」是一首內情複雜的詩，桓夫在詩後附有一千三百字的「我怎樣寫『野鹿』這首詩」，是詩人自己的剖白，這樣的剖白對於讀者對詩的了解十分有幫助。（蕭蕭）

這篇詩人的自剖刊載於民國五十五年的「笠詩刊」，文藝組搜集這份資料，找了好久，仍然找不到，所以只好求助於桓夫本人，三月三十日在他的辦公室影印惠賜，謹此致謝。

桓夫，本名陳武雄，「笠」詩雙月刊創辦人之一，出版詩集「密林詩抄」、「不眠的眼」、「野鹿」、「媽祖的纏足」、「剖伊詩稿」，日譯中國現代詩在日本出版有「華麗島詩集」、「台灣現代詩集」，譯著有「日本現代詩選」、「韓國現代詩選」、「現代詩的探求」、「田村隆一文集」等。短篇小說「獵女犯」獲吳濁流文學獎。

陳明台老師，桓夫之子，蕭蕭說：「陳氏父子間的作品，語言的粗糙、率真，有其鬚鬚形似之處，……」由他們作品的風格所呈現的內涵，不難了解我們「利用」語言，而詩人是「使用」語言，詩是「精神在家」的「精神作業」，所以，不事華麗辭藻的雕鑿，也是很自然的。」

我們總是打手勢而活著
 因為
 我們漸漸忘懷存在的語言
 猶若此刻
 在劃下來的記號上
 靜止在沒有語言的世界裡
 妳和我
 溝通彼此的國度
 而且
 如同欣賞彼此的詩作一般
 會心地笑了又笑

我們總是打旗語而活著
 因為
 我們漸漸忘懷存在的語言
 猶若此刻
 在無法表達的記號中
 靜止在沒有語言的世界裡
 妳和我
 溝通彼此的國度
 而且
 如同猜中撲朔的啞謎一般
 會心地笑了又笑



（「語言問題」共四首詩，「記號說」是第三首，曾由蔡中文譜曲。
 陳明台，畢業於文化大學歷史研究所，日本國立筑波大學歷史人類學博士課程修畢，任教於中國醫藥學院、淡江大學，出版詩集有「孤獨的位置」、「遙遠的鄉愁」以及最近的「風景畫」，另有譯著、論著。

陳老師的作品，洶湧滙集的感情力量，含蓄在隱隱閃耀的理性之光，是其獨到之處。有一次他問一位女醫學博士：「這裏有一道菜，我很喜歡吃，怎麼辦？」她回答：「就把它吃得過癮，直到你不想吃為止。」他聽了正中下懷，因為他是個順著自然律的人。）

其一
 花開不同賞
 花落不同悲
 欲問相思處
 花開花落時

其二
 檻草結同心
 將以遺知音
 春愁正斷絕
 春鳥復哀吟

其三
 風花日將老
 佳期猶渺渺
 不結同心人
 空結同心草

其四
 那堪花滿枝
 翻作兩相思
 玉箸垂朝鏡
 春風知不知

（薛濤，字洪度，本長安良家女，父郾因官寓蜀而卒，母孀，養濤及笄，以詩聞外，……，與濤倡和者，元稹、白居易……，濤卒年七十五，文昌為撰墓誌。

（資料源：「薛濤」詩，民國廿三年上海掃葉山房印行。）



(圍棋在中國有四千多年的歷史，一千五百年前傳到日本，四百年前日本成立職立棋士制度，圍棋遂在異鄉茁壯發展，傳播世界各地，圍棋英文“Go”即日文“碁”的譯音，因此，外國人誤認為圍棋源自日本，不是中國的。

只要是「棋」，都具備易學難精的特性，但我認為圍棋最難一點的是：它為什麼剛好要成為 $19 \times 19 = 361$ 個交叉點，或許可以用「實利線與勢力線」(第三線與第四線)的原理微得一些解釋。另外，棋經十三篇中說：「……，三百六十以象周天之數(一年365天)，分為四以象四時。〈四個角象徵四季〉……」。

棋子黑白象徵陰陽，今人對弈，高棋持白，低棋持黑，分先猜子，古時低棋持白，蓋取白，北(敗北)音類也。

中國人到外國(日本)學習中國的國粹圍棋，最早是吳清源(大戰時期，當時十五歲，職業三段格，天才型的棋士)，播遷來台後，小神童林海峰(當時十歲，三級)，以後陸續有王立誠、王銘琬、黃孟正、鄭銘煌…等，國內職業棋士制度的成立是最近幾年的事。

一九八五年，日本對中國大陸的日「中」棋戰，和日「中」“超級”戰，大陸選手兩度擊敗日本，而成為日本和中國大陸棋界轟動的一件大事。))

(象藝)

尺半棋盤、點燃了、濤天烽火。
聽隱隱、風吹金鼓、矢矛紛墜。
漢界雲深營壘佈、楚河浪險旌旗涉。
怪犧牲遍野血不流、堅城破。
人一對、摩雙邑、管樂略、孫吳策。
見皺眉張口、傻獸盲客。
欲入藍田尋瓊瑤、思登代岳觀寥廓。

(這一篇是「名局精選」(成大書局)中的「前言」，今改為「象藝」。姜榮富先生，世界文物出版社象棋叢書編著者之一，致力推廣象棋藝術。

象棋是模擬我國古代兩軍交戰，布設陣式的形態演變而成，雖寥寥三十二子，進退徐疾，大有瞬息萬變之概。

「善戰者，動於九天之上」，唐朝牛僧孺，也許是基於這種想像而把「炮」加上，而使象棋成為「帥、士、象、車、馬、包、兵」恰到好處的七種子力。

「起手無回大丈夫」有其典故來源，因為自古士大夫以上階級多弈圍棋，罕下象棋，睥視象棋為販夫走卒之類的小玩意，直到清朝乾隆皇帝特好象棋，風氣遂開，連宮女也下象棋。有一次兩宮女在下棋，其中一位的「車」被對方吃了，不服氣，要搶回來，兩宮女就追逐起來，這是象棋成語「雙美奪車」的來源。棋藝是爭戰邏輯，女性通常比較不喜歡，下棋人口總是以男性居多，因為有「雙美奪車」，所以「起手無回大丈夫」，是指男性對局時激將對方不要悔棋的成語。(雅舍小品有一則提到下棋——吃了對方的「車」，不肯還給對方，含在口中，兩人便扭成一團，在門邊「挖車」)。

近年來，新的象棋理論層出不窮，布局系統繼乾隆之後，更有突破性的發展，除了開關新式佈局(如半途列包、左馬盤河等)之外，舊的佈局(如飛象局、當頭進中兵、連環夾馬等)亦經研究，重新肯定。

象棋的「子力」是以「文字」來代表，傳播外邦的力量遠遜於圍棋，最近華僑地區的比賽有附英文於棋子上，甚至有人建議用圖象(如西洋棋)來代替，這個觀點的實現、普及，樂觀與否，要時間來證明。)

失敗者之歌

站在道路的旁邊時，主命令我唱歌「失敗」之歌，因為，這「新娘」是他秘密地追求著的。

她戴上了黑暗的面紗，從人群中隱蔽了她的臉，但她胸前的寶石卻在黑暗中閃爍。

她被白晝所遺棄，上帝的夜晚正期待著她，點亮了她的燈；花也被露水濕透了。

垂頭喪氣的眼睛，靜默無語；離棄了家，在她背後，是家那方來的怒號之風。

但，繁星對那羞恥，受難與甜蜜的臉，唱著永恒的戀歌。

孤寂之室的門已敞開，呼喚已響起，黑暗的心靈在悸動，因為，約會臨近了。



（本文為「採果集」中的一段；文藝組參考譯本及原文，重新編譯。

如果允許我任意選擇一個角度來欣賞泰戈爾這首作品，我會這樣說：「失敗者之歌」是描繪對真理的認知與融合的一段歷程，因為從他的其他作品上，我們可以看到一個活生生精神自由的影子。）

(一)尾聲

波特萊爾

心滿意足地，我爬上了那座山
從那兒，你能凝視全城，
醫院，妓院，煉獄，地獄，監牢，

在那兒，一切愚笨的事物綻放如一朵花。
你知道，啊！撒旦，我的痛苦的護衛神，
我不是去那兒徒然啜泣，

而是像一個老情婦的老登徒子，
我欲沈醉於那巨大的蕩婦，
她極惡的魅力令我年輕，不休止地。
不論妳依然在凌晨的床單中昏睡，
氣悶的，幽暗的，感冒了的，
或是妳在傲然而行，在飾以黃金的夜幕中，

我愛妳，啊！污穢的首都！娼婦們
和匪徒們，你們常常奉獻那種逸樂，
庸俗的門外漢所不能瞭解的。

(二)

自然是一座聖殿，那裏邊，活的柱子
時時地洩散出漠然不可捉摸的話語；
人在那裏經過，穿過了象徵的森林，
森林在注視著他，用著熟識的眼睛。

如同漫長的回響在遠處融合著
在一種幽暗的深沉的統一之下，
廣漠地如暗夜又如光明，
各種的香，彩色和音樂互相呼應，

是有些薰香，如嬰兒的肌肉般新鮮，
如草地般青翠，如木笛般清轉，
——而又有些，是腐朽的，濃郁的，雄壯的，

具有著無限的事物的擴散，
如琥珀，麝香，安息香，和檀香，
在歌唱著心靈和官感的狂醉。

——交響——

（波特萊爾，十九世紀法國象徵派詩人。象徵是詩應具有的，抽去象徵，詩便不能成立。象徵主義大師馬拉梅曾說：「指明一物件便剝奪了一首詩最大樂趣，因為詩的樂趣在逐漸流露。」然而特意地加深擴大，把想像的負擔重重地加在欣賞者的身上，使人感到陰晦朦朧、甚至昏眩，這種「神密性」本身已失去欣賞的價值。」）

LA LUNE BLANCHE

La lune blanche
Luit dans les bois;
De chaque branche
Part une voix
Sous la ramée……

O bien-aimée
L'étang reflète,
Profond miroir,
La silhouette
Du saule noir
Où le vent pleure……
Rêvons, c'est l'heure

Un vaste et tendre
Apaïsement
Semble descendre
Du firmament
Que l'astre irise……
C'est l'heure exquis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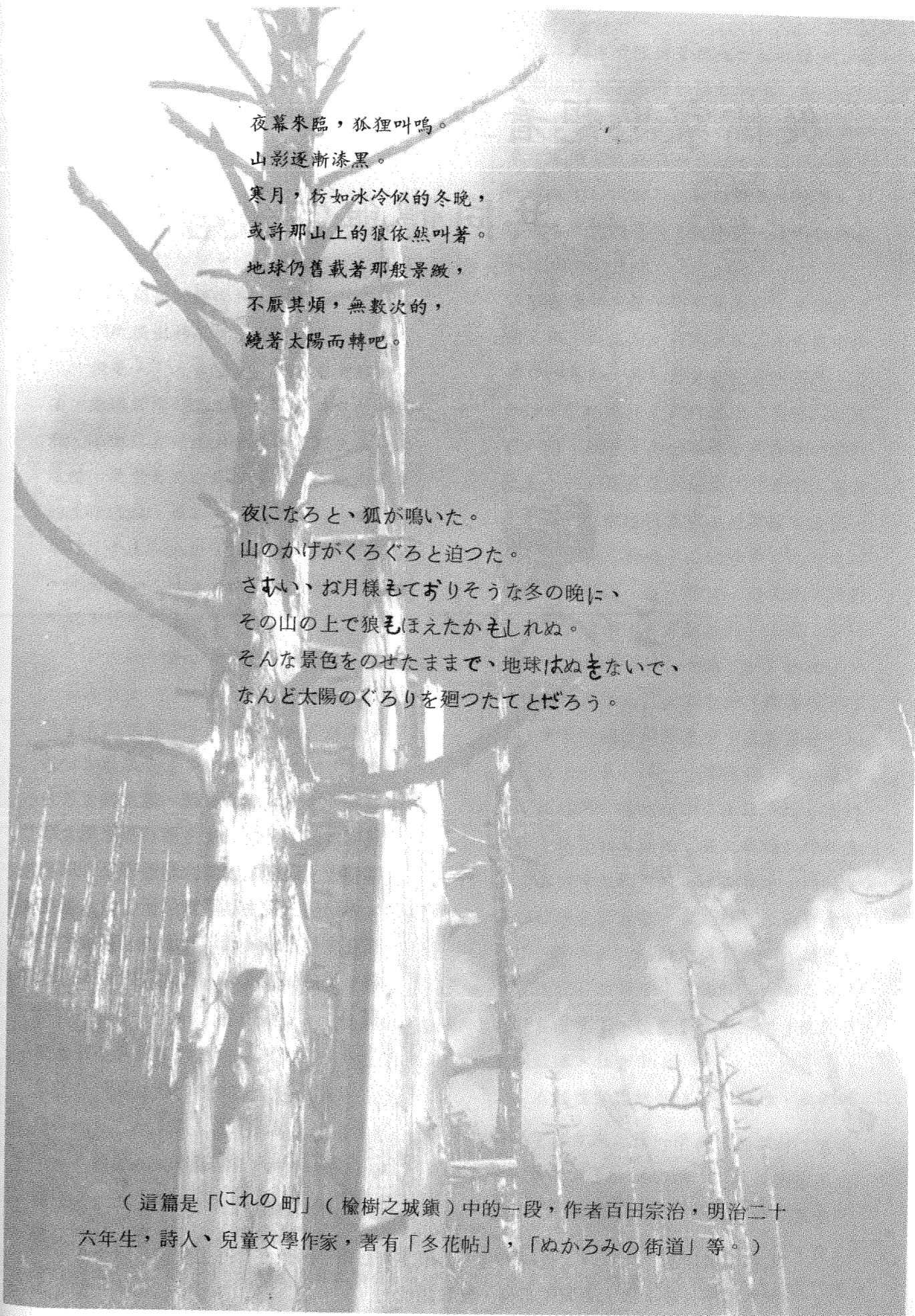
白的月兒

白的月兒
閃耀森林；
條條樹枝
生出聲音
在綠蔭下……
好人兒呀。

池塘反映，
宛如深鏡，
墨綠垂陽
森森暗影，
風兒哭泣……
夢正其時。

一片安息
無盡溫柔
好似降自
天宇，上有
彩繪星星……
良辰美景。

（「世界名詩選譯」是施穎洲先生二十五年心血的結晶，所選的詩都是世界
第一流詩人的作品，序文中他這樣說：「一首詩翻譯到使別人看了認為不必再譯
，自然，這只是夢想。一開始，我即認為譯詩必須完全忠實；如今，我仍認為譯
詩時必須完全忠實。二十五年來，我的理想和計劃沒有改變。」）



夜幕來臨，狐狸叫鳴。
山影逐漸漆黑。
寒月，枋如冰冷似的冬晚，
或許那山上的狼依然叫著。
地球仍舊載著那般景緻，
不厭其煩，無數次的，
繞著太陽而轉吧。

夜になると、狐が鳴いた。
山のかげがくろぐると迫つた。
さむい、お月様もておりそうな冬の晩に、
その山の上で狼もほえたかもしれぬ。
そんな景色をのせたままで、地球はぬきないで、
なんと太陽のぐるりを廻つたとどらう。

（這篇是「にれの町」（楡樹之城鎮）中的一段，作者百田宗治，明治二十
六年生，詩人、兒童文學作家，著有「冬花帖」，「ぬかるみの街道」等。）